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

禄命辨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初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厥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觀命録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如呂才所辨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事棄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補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充造其閫奥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

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蔿為皆業之士為又作羅計二曜曆立成曹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類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甕鸞若劉孝孫若張胄貞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柰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郗利恩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事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得

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且以甲子幹技推人所生歲月晨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吉十二時未必一時雅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是以破其許多矣天命之謂性人能以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經緯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經緯之間或逆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占其間或逆或留或伏或逆固言也說其學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可謂學而不易以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貴賤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絶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

四餘土木行度最輕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
餘計爲土之餘而或可一也水之餘則羅睺計都孛炁之餘
所取義哉水火土金然矣柔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
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炁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
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數及所入州郡躔次毫猶若無是咸者備可占國豈不能
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
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六有分星而無分野
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
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
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
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
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皆而瘠也至於豐肉而
庳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
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長短而貴
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
嗚道而循德服仁而淳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
而後知之也子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
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
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
晝攬人之金而陽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
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
而殺人柔暗無識授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
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之
遵疎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
夫神龜言鄭當火請以
然龜筮俟云不同吾言與又

及也鄭卒不復火鳴呼
而已爾曰近世人漏於
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之曰言命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
上意四明樓璹字壽臣時為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
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又一云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詔訪耕織圖農
有四旦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
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遂以圖上進
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共書絕相類豈璹進圖之後或命翰林
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首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
岩鄭子有困學紺珠所跋二公當時名流輸墨皆可寶
玩雙岩謂題字為顯仁帝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
字未嘗不以農事為急蠶桑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盡承
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模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合周興嗣

尚可獲之耶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
為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
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於之上京宮記以為陳惟正李漢
黃公記以為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琴石龍聖干則又以
為宗室瓘豈或別有所考耶非當以釋大鄰字為是俞希魯辨四作叩亦大佳而釋文則
又訛矣蓋此碑雜出於鍾鼎篆籀諸文其亦戛戛乎難知哉
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翻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考禮之冗未暇及

次韻一夕而成須臾爲白則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溥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漫滅識河淡等字人謂爲童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邪克莊註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去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淺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以山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邪非本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本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持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學書之佳則有不待贅也

玉乳泉聯句引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入酉于與仲子駿過張錄事孟無恙成均東燭對坐孟燕方命侍史汲玉乳泉瀹茗俄然參軍鼎劉職方嶽周廣部子諒皆集初欲談詩至懸心疑

抵掌咲譚吕太常仲善聞之亦驩然來會既啜茗已孟無出新造玉乳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鬪險據勝鬪鬨弗休至二鼓詩成各擁衾就榻連雞再號風雨凄迷藏筆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騎驢去朝天矣明日孟無將屬璲作小楷繫詩於銘左徵予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花其回旋飄泊曷嘗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崖憤啸詩鄴然而一咲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太半獨予父子與孟無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投蓍而歸支九節訪孟無白石山房遡味諸賢立雪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之閱恍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無子諒皆以字名熊君字伯頴劉君字子高予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蠶兎奔兆奇徵井渫發新鼎鼏自
非三窟深乾湛一川綠盆蕪儲精本從金生色絕勝玉于諒
霜毛蕭寒飲雪毳翻夜浴荏醲雜孕月生陰精觀天漏睛旭瀲永
杵春蟾宮棄珠貫鱣堂觸蓑殘澄手骨豎鑑澈須眉燭鼏銘名徒自奇檜行穢難贖孟蕭雖
涇東郭狡難洗上蔡琴子諒引滿瓶未羸採幽綆頻續崧流
罌滲銀床出實濊瓊粟仲基醉厌日暈花凍汲指連廖璲濡
毫乃自潤照影從人欲廬先沉天上睨祥啓地中蠋罪槁辭
挹餘清盥薦侑嘉告子諒劍刺非二師池移豈身毒孟蕭燕
支悃瑾陳盬鹵鄙富蜀嶽不動疑窪雪頻擂咲風轟仲善天
光一眼開雲影片鱗東瓊劇燕覺瘳康噩是想彳亍瀛戚沸
虎爪跑斛吸須臂曰鼏潔士濯冠纓渴卒卸刀觸子諒精當
卬君降液或井宿督孟蕭誰知鍾宿分脉與伊洛屬嵇錫名
爾固嘉戰句吾何咼仲善聯將指鼏比疾勝擊鉢俛璲驚風

落燈燼制月堅格曲靈源詎能知短咏聊可錄瀛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華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殼殼
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始猶小之宗師河之走海如是
者四十餘年乃終漸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敢誄者唯金華
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瀛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
部主事張學孟朱芾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瀛既爲位
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
也齋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房第二院太師虞
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當五季時錢氏有國當仕至丞相
自譜爲浙院當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
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
高祖文振曾祖文脩父善嗇義開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
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

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潮縣君有姙夢月中金錢墜懷異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利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學南東第庭馬以益裘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勉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顏不多長良馬邪躬為裝橐使之周覽秦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大旨多黙契慈陵氣勢執管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挫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為八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虺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權監司令時監賊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十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桐原墓旁屬有酹墓者植竹筍於前筍發孽芽枝葉蓊如也自是不調踰曹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為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祇慄不暇晡嘘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微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檃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蹟浙西山水間又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脩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　命至京師僅百日而帥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移枕頻嘆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援筆撰屬華伯潘君招我我當俾車馬像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以聞數十人從西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為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

原以六月癸亥舉柩歸烏君初娉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
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孫
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
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鐵樵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
羅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壽圖觀德辭及平鳴璆臺洞庭雲間
衍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杭君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覈
諸老生咸謂出出出通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
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俟化見諸論撰如觀商教周
彝雲靈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澤
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駸閱之神出鬼沒不可窮其端倪其外
文中之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黜君之文無不枝梧頡交
而萬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牆
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蔑中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
辭驟發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

可得或就華陽市被羽衣吹畫舫於龍潭鳳洲中[illegible]
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聽任[illegible]
閒逸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嘗酒酣耳熱呼
備規幽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笙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頹
髻委簪歡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訶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
愈之謔之命一觴各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
君數奇語寡歡特託此以恢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
與人交無疑二戚而賢禮之如[illegible]
視之平生不藏人篋[illegible]
非黠黏于屋壁牆以廣示緣[illegible]
憂無以慣通君書法名書篇西廂所竊
其像人逸韓之君曰吾業興之矣無賴之徒為為君文以冒
矣盍繪其狀以鬧[illegible]
近苦知君高[illegible]

銘葬文名則又思之尤者也所以表人發處那坎壙以終其
身視冨與貴倘風焉斗不相侔矣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貴雍者
不越朝歌暮絃之樂酣嬉靡靡日不過斛粟也華衣之過眼
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墨士精其嶷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
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理豈曰忌之云乎嗚呼
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遷情發稍起就勳績
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籍曰既精矣亦未
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
右馮翼俾其遐綿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不甚偉也
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惜其
君病豈知天哉瀟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
君之死友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啻有孤所

為具記其事而又為此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
乎其辭曰

魄淵流金降空青此結英楊靈潰于成此獨騎麒麟傷遺經
此衆戟是非嚴天刑此執軋以權勢相傾此瀋發厭辭益崇
啟此芳潤內洽光精外刑此雖方趨圓班部自寧此流電下
春百里震驚此鸞鸞鳥瀾天機呈此鐵甲琱戈百萬甯征此
茗翹頡豎婿韶榮此龍絡萬象豪爵三靈此一彈壁物怪書一夜
哀鳴此九華丈人召還紫清此白鹿夾轂五霞軿此迴風脩脩
雲繩繩此天人跡執誰強攖此絳府雖樂毋淪桐冥此一蓋
乎歸來迈故庭此

元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天錫字君與懿然篤厚人也
浦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自成童時輒知孝敬日趨大父
之年既長益推錫類之仁九族有弗振者時邮其匱乏俾懽

族遠情踈築堂南山麓爲序燕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其於惇愛廣順之道有所勉焉然不是以爲足寒食十月祠汎掃先世諸塋必屢告嗣人曰此爲某府君其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如是踈已而泣曰吾駿獲秩矣苟不言爾等當不知土中爲何人慎謹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正襟危坐終日不妄動即動是跡似卑之者任其輳輻兩耳如無聞尤不喜疾言厲色加人人愈愛慕之雖儕輩勝己亦從化俯首趨功驩欣如也及歿不問賢不肖皆歎恨悼惜有至淚下者至今語及府君猶舉手加額稱之曰長者長者云府君之裔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二世曾大父維大父夢龍湖之儒學正父一寧妣方氏府君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窆于縣西通化鄉施禮山原配室朱氏婦道克脩前卒竟合葬焉子三坦泰祐女三石某朱某樓欽其婿也孫五琏福驥某某曾孫五

其某昔漢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丁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咸自以爲不及若府君爲人實有石氏之風柰何士習不古文有餘而行不逮尚有愧於齊魯諸儒又何敢望君之藩垣哉是可嘆已坦等遭後孫大常丞丁徵瀛勤銘墓門瀛聞至正初宗藩賢王有荊府君才者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辭不赴今故不以爲稱而題之曰一鄉善士張府君墓并感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溫守之仁發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仇其門以壽其子孫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泰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傳裔至名鍔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卒德砥行張甚及其殁也其子松既請李祁先生勒銘玄堂復慮遺善弗暴顯于世徵瀛文表諸隧府君器局方凝幼與黃冲游冰挺挺如野

鶴在鷄群讓弗敢與齒長隸進士業一再不勝輒罷去攻六
藝孳孳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微若上交神明
正襟危坐從明記熏不少怠歷庶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
及見義事輒奮迅扞躍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卹歷十
病痺五年晝夜不離床下調火煉良劑以進久不就衾枕至
幾蝨在巾禪間族屬塋域為勢家所攘俗紐堪輿家書謂地
氣能賤貴人多發故塚以應新甿府君彈指叱殺者或有知
者瞋目九泉下乎即鉤索訟復之歲甲午厲鬼為人病宗姓
有一門垂絕尚遺三孽孤家遂陵夷閭師利之輒誘以為奴
府君抱之長慟亟走白縣大夫曰鍔之筴當列爵王朝矣今
嗣人多故無闔廬以敝雨風無蓋服以適山體棲棲馬遑遑
為服為人奴鍔久病焉夫盛以戢暴以戢暴政以範俗惠以懷惸仁也
我二三大夫是賴矧嘗聞之戢暴義也範俗禮也懷惸仁也
二三者具舉為邦之道也為民上者其忍廢諸吾儕盱隸苟不

徹靈於二三大夫如無羽翮欲飛青蚨無乃不可乎言畢潸
與淚俱縣大夫惻然動於中遣閭師問狀勑歸府君府君食
飲之而為結其昏姻宗譜將牒代誥命遺文之屬單牘片制皆謄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襲
藏不翅拱璧出入恒挾以自隨文獻粲然有可徵者府君客
授童丱鍾氏夜涌下二十刻鍾之鷹舍災烈風驅火趨之若
驚蛇鍾猶弗之輟府君弗念私橐之焚擊門大呼而出之甫
出煙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者劉先生也府君馭家有
政內外肅若喪祭二者悉檃禮經不用浮屠法人多化之一
旦嬰疾人請斬牲以享鬼神府君咲曰吾幸無慨德鬼能加
害我乎力麾使去疾尋愈共為人知本有識類如此狀所不
列者或可例知也然推府君世系本出自長沙蠡金陵唐天
成間復徙廬陵之泰和以儒興仕籍者踰三十人曾祖震精
於詞賦宋季待補國子未及官而卒祖鍔能繼待補君業較

藝州庠名占前列父文慶初以文鳴受之元文敏公薦爲興國縣學師江西提舉司奇綸付身當時以爲異數毋郭氏有君娶蕭氏繼郭氏繭生文夫子三薨楚楚皆明一經楚至正丙申鄉貢進士今改名繹仕爲職方郎中孫男四鼎鮮舉平原鼎與解已卒女五其壻也餘在室府君得壽五十八以至正壬辰閏三月十九日卒初權厝故盩園中次改楓樹林次藏仙槎鄉姆坑之雙山合其年月日也所著書有中鵠汲清二集合若干卷云瀛閩之先王盛世宗法建而本支着氏族嚴而孝敬興大分官昭上覆下承迨及後世人僞沸騰而圖譜有局即令史有曠救弊微權猶於是乎可徵今不徵見之矣秦越肥瘠之歎徒有形君子之哀矜有美斯君行梓學精念一氣之攸分實同出於天經籬藩園以歸泉兆急赴恩以板孤惸凡家牒之蕩輯遺編之分纂奚翅寶結緣而愛青萍蓋文獻之宗簪紱相仍故濟德流祉不待教而遹成是宜壞樹內列辭章外旌庶幾垂後賢之憲則昭千古之休聲也哉

故將仕佐郎雜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碣

余司業成均時王允中爲日新齋生執經侍左右允中神凝而志恬頗使人愛之閱二年允中服厥祖曝苞屢手執太常永張君所爲狀泣拜于庭曰先以洪武三年六月二日卒于家卜以是年九月某日窆于江寧縣鳳臺西鄉石子岡之原而懸棺之石猶未勒辭名中夙夜祗懇若將殞于深淵竊見士大夫鄉公莫不得先生文以爲榮今緣洒掃師門之故竊有所請倘蒙畀矜之先子雖歿猶不歿也予怜其志退而閱狀允中之父諱文貞字仲和其先眷仕于宋南度初自開封徙溧水之崇賢鄉以貲雄于里中自時厥後族屬日益衆始自家有諱某者復遷建康城中仲和之父也仲和善治生不動聲色能使其家浸豐日莫

窺有爲之助聞名薦紳至必具簟豆葅醢長晚獻酒漿執禮恭甚人疑之則曰養于弗訓是禽犢之也吾所以敬士者其將使儀刑則傚之乎於是乃中亦知父意鑽研經義唯恐流於窳怠仲和且朝夕程督觀其業稍進則喜見面顏仲和美煉永爲朱太師李歸公聞之奏除雜造局副使階將仕佐郎在官二載乃終嗟夫世之人昌嘗不念孫子哉務廢舉以殖貨利恣懽勢以媒榮秩徒以劉喪其醇然顛隮乎險阻有至於老死而無悔者仲和則使涵濡仁義爲善人君子之事苟謂之賢乎非耶記有之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仲和盖近之矣仲和娶鄧氏生四子長執中次則允中次用中次時中一女其婿曰某銘曰

人爲聲張張我獨守其常人爲利穰穰我日畜而勿傷有子而良當教之義方佩申椒兮玄蠹集夫容兮爲裳彼崔者岡松桂蒼蒼百世之下人知其爲仲和甫之藏

士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盖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故露藤西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瀛於西昌上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子與爲人秉剛而守教葆醇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彼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馴馴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媲白組織文繡柔筋腕脅點綴形似依夸豔乎凡目已違拂乎恒性所謂爨其鼎而炊之於夜光蠙蚌之胎也欵然而驚駭恨劣逸驥

難攀雖幸同於遺軌竟亦終於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
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鹵莽而畊焭烈而報菑瀛之進寸退尺
者豈不爲甚媿者焉爲子與一代鄙夫哉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
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敏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
秦漢以來班馬之推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
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抽其關鍵而入于閫奥矣他日校
簪東還尚辻輶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故秦毋夫人余氏墓志銘有序

監察御史秦君文綱再拜而請曰惟慕之有銘尚矣莫原其
所始所可見者殷比干之銅槃冢文漢光武時梓潼尼君之
墓甎大槩以久託體愧爲祀毋夫人之歿于今三十又五年
矣玄室之刻既愆于前縣絳之碑幸具又不勒其淑範於後
揆諸古義有或爽焉輒自造辭行一通件繫而銘之銘曰

子爲之鑑瀛不敢固辭謹按狀夫人姓金氏諱某字妙清數
之嘉之人父某妣某氏夫人幼而孤朝夔莫監時有不給即
能惕厲女紅紡績織紝之事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不敢自
暇自逸日處閫內人未嘗識其面久之族嫂媪御無不合歡
稱其賢同里秦府君某游學燕都還擇配未就聞夫人之爲
請具六禮焉府君遂贅女氏夫人主饋非精饜弗御烝嘗賓
燕悉中條序一言一行皆思矚于矩度無遠越者生丈夫子
四長即文綱次某某女子二適某某孫某女某合若干人
重紀至元己卯四月庚戌以疾卒家壽年僅四十三夫人存
時諸子絕幼唯文綱稍長力使從名爲紳將且曰是子也良
吾將期其名達而身立爾及弟綱以文學奮揚于時致位清
顯而夫人之墓木已拱矣嗚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往往因
其子賢而名彰閫有巷夫人素行固嘉人何由知之今因文
綱有立大夫士咸相謂曰是良御史者何人之子也其父毋

之賢有以訓成之事於是夫人之譽洋乎盈耳矣文綱以
道事　君益竭其忠告之誠爵祿當益崇高他時鸞誥
載頒貴及泉壤夫人之名愈足以不朽矣夫人之墓在縣之
某山某山之原蓋與席君同兆域云銘曰
天矩兮循紀熙和惠其東兮有品其儀積衍柔嘉兮女中
之師熊膽和丸兮勵其令兒爰冠朱衣兮符我素期宜福其
榮兮闔門胡悴之墓木欄森兮涼飈凄其名在弗磨兮墓門有
碑

銅雀瓦研銘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彰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
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黝蓋真物云太史
金華宋濂爲造銘曰
埏植成胎資氣毋炙火一爍貞且壽禁雨迴風蓍勳久何哉
舞榭塵爾蹂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賛觚翰列左右虹光夜半

上衝斗龍圖龜文首文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　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
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　有道之朝獲肆業　禁庭
鑾輿時幸而勑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
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副
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立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
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猶漕司所辟舉或以
無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肆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
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
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獨子言否乎生曰然子曰未
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澧盧梓人雖知良才必
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所以處之遽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
群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若之

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并悖庶幾有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子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適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爭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為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為非人倫籍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生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矧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弟其

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沉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奥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恭題

踢和托鉢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善薩果位中人慈憫衆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曆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為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欽惟

望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塗炭而祗席之既臨 宸御滯將行事 上致齋便閣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為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對文康頗著托鉢歌行世見寓古開善道場明日 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觀之 天顏怡懌遂勑奉 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 上命兩黃門跪張于前且讀且和連筆如飛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接緣經論沿七弗竭

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
能處至是邪說三日文康受 賜而歸裹潢成卷將留鎮山
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真乘並用每下聖書護其教
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 上令俯和文康之
歌所以推奬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尚宜
勤諸堅珉導言 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
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于稽
首而題其後云

劉彥昺詩集序

余昔與劉君彥昺游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奇之彥昺既別
去間於士友餞行卷軸覽其歌吟往往皆堪傳誦復益奇之
後十年重會秦淮上亟問近什何如彥昺解橐中得十餘篇
余讀已大驚氣韻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歟編輯脫
落不啻塵土何其類岑嘉州歟渢渢乎仙存英乎靈蓍又

何其若學未子供奉歟蓋彥昺天分既高而人功又深凡有摹
擬輒變鄴然之予A猶舉其點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於
長癬公謂必歷諸諸體究其制作聲辭之真然後能自成一
家彥昺之學正與予同自媿跛鱉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
言哉然又竊怪彥昺何以能致於斯也頃聞其先人友梧翁
乃月湾吳公之高第善為詩與文靖虞公文安揭公禮部吳
公極相友善由縣文學薦入禁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
必有卓絕於人者不然彥昺之詩何為膾炙人口而弗厭哉
其能垂世傳後當不止於老筆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越矣
姑撫昔奇彥昺者為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於彥昺名炳鄱
陽人金華山人宋濂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二臣賜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嘗載記之所謂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釘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佹異四棱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庸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笏有詩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

帝覽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介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

倜氣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俊　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陛下　帝呼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為臣同捧出屬寮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賛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茅微臣侍　帝前者十又五年當　帝為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褒褒千餘言仰見　天光昭回亦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數之為卿雲散之為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霾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　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日復見三十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八日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之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晝以歲月朝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聯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諜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

口征役之屬無所下詔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自堅疑不遽信諸掌之易也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甚所厭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義是鑽則湯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知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乳此瀹銘亡文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郰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喬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無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祕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翁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卷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

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窮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龐蔚炳朗藐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社內翰鄉之文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窺至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于時公簡請來娶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廣文靖公集於臨川廣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融洽網聞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遊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乙然有得盤桓林泉之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名里諸豪集建兇持兵以脅噂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

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賛決部居補葺闕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群言沸騰之中楊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徑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各之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正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勒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貢之曰罷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慙而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燇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

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燇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恩故託備貢以覘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猾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　上問丞相曰魯魯在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文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俊表入冤戍將毋損於獲之　上悶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知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廢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亹亹降鍾山群臣咸見諸咻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魯作耶援據既精鋪叙有次豈新進之可躁至哉十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

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常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遽具斂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岐薄暮欲舣舟而近郡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致故居丁酉始具棺斂澤於縣南鄱山之陽以六年其月其甲子祔葵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蚤歲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忤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一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枚泣撫存其孤惸惟恐或失其所平生鹵事三年間葵十餘喪且攝輕貲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卿闈有司實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沙於制度者必詳公損益而後史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稾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考異豐類豪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稾當公脩元史時瀛實爲恩裁又入南宮又有僚交之好故相知號爲寂深共坐官齋更祈互辨每至夜分嘆美未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鞠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吾爲筆一以筆爲吾其意蓋指公與瀛嗚呼尊生過矣瀛也何人而敢上擬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瀛也相期他日卓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籍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弱弟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壻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

人正龍夔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高顯斯
相資亏載籍繽紛六藝攸尊
塗混其精物亏彌綸大那文
孰軋其樞孰苞其腹亏至荒
大明曜天東帛戔戔蒐羅俊賢
所孚亏儀曹之升議禮脩經
上窺殷周功在刪脩亏所積
笏垂紳其色閭閭邦之老臣
淵亏天胡降喪一鑑亡四國
寒光晶熒亏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朽亏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府君墓志銘

廉在詞林時聞有衣冠之冑許其氏而進其名若宦將千外
不勝其思親之情春華之朝秋月之夕恒至於瞻望隕涕鄉
友工內翰儆儒爲辭以少慰其深衷後四年與進會南京進
乃言曰昔者思吾父而不獲見吾父固無慈也而中心猶怦
怦然今父則逝矣憂欲相從於泉壤忍垂以死傷生之訓輒
苟存視息以迄于今然則何以自靖其心哉惟墓門有石可
以鐫遺行而敗休聲夫子常厚我矣敢緣此故稽顙再拜以
請頒夫子終惠之謹按歐陽時中所爲狀府君諱嗣宗字原
仲姓許氏其先洛陽人有諱仕唐爲某州刺史生安
福令徹徽值黃巢亂棄官歸葬之淳鄉遂鄉之有許氏自此
始安福生二子曰宗曰嘉嘉孫子宋時以文學自奮爲郡
僚屬及縣令長者前後相望蒙牒纔千以咸淳所改曾祖某
祖季謙某年進士某官父斗某府君生有異質嗜學弗倦取
六經百氏晝夜探其精微已而嘆曰爲學貴行不行而能言
雖如簇錦將何施邪益增心窄產超於前人遂以事親訓子姓爲務家政修及樹墨之事久之貲若

引清流遠之奇能叢置琴瑟列於左右襟兴宋書蕭爽然云府
君建聚景樓其間異以衆書旁羅清天心水面諸亭幽靜軒敞
一塵弗侵府君奉板輿游其中作畫冠者隨焉御家嚮齊肅
書擊拳弗之解稍有餘暇奉觴朋僚歌妓壺以自樂府君
曰可則可矣苟不以禮自防何以示悠久乃稽諸子冠婚喪
祭之禮肄習而行復擇並舍常稔之日五十晦奠其質剡木
牧其入以供四時祀事州里之間有喪單窶弗自支者且
振而給之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當世大儒也義府君之爲
人結爲交友嘗寄詩以寓其意至正初當路薦爲唐州等處
民匠提舉司知事命書既下州人士具盡觴以爲壽府君笑
曰吾秋髮種種矣尚何情落窅轍求辭弗赴壬辰之亂吳楚
之兵日格鬬弗休唯萍鄉受禍最酷父子相枕籍而死鄉無
完家府君能先事而避轉徙餘三十所一門能獨安存不異
承平時及天下大定府君退隱雙清精舍林壑秀美日與無

來人府君杜頫看雲縹緲輪囷卷舒自如悠然有會心處則
與高人勝士酣歌互咎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已而講微痾
却藥不之御氣息奄奄猶力疾命諸子曰而等當以忠厚繼
其家言訖而逝時洪武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壽年七十有
七娶彭夫人生四男子庭蘭庭秀庭桂庭春庭蘭蚤世庭桂
今更名進即濂所爲賦思親辭者入　國朝用上官薦擢
廣信府知事階將仕郎請寬賦以恤民脩學以化俗人懷之
孫男五人觀恂惠憧惺越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府君於縣之
名教里三峯山下惟府君之讀書不眩其文而食其實故以
之治家則大穰以之奉親則悅而愉以之勵子姓則飭以脩
以之辟地則能去危而就安何莫非推其所學也視彼膠固
章句資爲締繪之辭以譁世者有間矣銘曰
我經我舒我已食其腴我心之匪怍我將還其樸智以全其
生禮以悖其薄有家之穰穰有聞之章章有子之錚錚維士

也良而其行也又方采擷其英叶銘以貽其藏

黃瑄字辭

宣之爲文上從[redacted]而下從二從回乃取風回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尋復借爲布爲綏爲明爲徧不一而之若加之以玉則又爲瑄蓋玉則象形宣則諸聲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瑄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宣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王中之家貴者歟先師黃文獻公之嫡孫名瑄瀛因字之曰伯宣且勗之曰天地之間貴者爲玉賤者爲石璧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璠璵之林入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玉矣曷益之以磬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後玉爾器云乎哉雖然器幸成矣復曷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瀛老門人也非特器而已也有如辟羡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瀛老門人也

故於瑄不敢褻而敢箴系之以誦曰璧大爲瑄孕諸石乎夜氣吐秋魄薦郊莫廟神鬼格其儀夔出犧與帛嫄義配到幽贊爾性爾繕靡朝夕乎言服膺宜無斁

天台顧氏先德碑

顧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遷金華尋復由金華徙天台相傳以爲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顧儒巖有歡溪然世遠宗堙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後有諱知言者字孚先通黃帝內經之學人有疾沫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孚先裹良劑日巡戶而與之鄉人感其賜有搏土肖像以爲壽者以子貴累贈宣教郎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于用薦者爲鄉郡學官遂以明經講授從之者皆爲純儒君子出言制行能使人慕豔不置賢聞閱家基氏伯仲爭以門資敘爵幾至破家方子片言喻之輒頓首謝過以官讓其元周卿字成子擢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奉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

貧裝甚豐成子
怒曰合當未旬
旦斥出之再配
孫王文字溫夫
正將德佑丙子
號曰寧殺我寧
溫夫議娶應氏
言猶在耳焉敢
婦道甚爲一宗之師從兄直翁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校頃刻而
配不翅已出者溫夫子銘
就人目爲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毋葉氏與其毋
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顏唯恐有不及兄鎬早世諸孤孤孤
然無依羞服婚姻皆可範主之然自宣教府君以下族屬頗
衆正月之吉與日長至太令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奠

酌則一會飲酒哦詩情文謔如也有不至者罰及之凡遇疾
疢死喪輒遑遑往視慶頗弗舒且暮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
人取以爲法焉家畜二備出孕一既產出爲人所繫未產者
徑乳之又其歸也同一窟而哺子人以爲和氣之應鄉并服
可範之化苟有是懇不之公府而惟其言是聽皆悅服而去
里有陽歸壅溉田萬畝當農功將興可範必繪築以利民粮
書之脩閭師並緣爲姦利可範覆畝而覈其實鄉鄰德之可
範性端恪子性有不善面折不怨然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
懸燈書其言行于籍不可書則不爲年九十二忽無疾而卒
惟天台素爲文獻之邦如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直軒吳
直翁愷堂鄭景溫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故其
鄉邦之間金春而玉應宮奏而商宣所以咸有士君子之操
如顧氏一門是已然其嘉言善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固可傳
諸不朽其或聞之父老之口者歷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

石樓縣令碩乃件繫之請予爲之記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閒不欲鄙言已之善而於其先德則未嘗少留意焉碩乃能一反其所爲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不欲辭而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儆焉奉議大夫國子司業金華宋濂謹

臧士幾字辭

臧君哲字曰文瘠寡人也以儀曹屬時　詔爲司隸然其爲人秀頴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皆盛德事殊非所以自稱盍更之君來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之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曰誠而已矣作字辭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弩牙既幹鈞石隨或黑或白迺異岐君子哲之樹城陴嚴以金鼓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壓尚慎旃哉

無始而

西域浦氏之姓碑文

起居注浦君與予爲同朝友自序其世系及宅姓之因請予文以勒諸碑予讀已嘆曰是不亦君子之道歟浦君西城阿魯溫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古理元太祖時遷幽之宛平生中順大夫同知溫州路總管府事贈吾道吾字善初因宦于杭復居錢塘拱衛即生六子曰沙的曰黑黑曰福州鎮撫事司遷魯花赤泰住廣德路錄事司六十曰剌哲曰馬思護黑黑生二子曰江祈曰宣忠羅贊於文氏復遷於嘉興府之南家焉祈生貫剌哲生三子曰道剌沙曰脊剌脊剌曰忻都馬思護生三子曰哈山唯是西域多已物故唯木八剌父子及浦君存浦君性頴悟父與其母喜夫人訓之尤篤去從名師傳通詩毛氏箋而祈乘以朱吕之傳發爲文辭其光燁然也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碑教諭德清轉嘉興路古籍嘉興人魏

塘鎮居焉洪武辛亥郡府貢至南京試禮部銓授侍儀俾再轉令官生四子出也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爲號孟其族淳龍其事簡略所以易行若吾浦君君之三世衣被乎書詩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自名而定以浦爲姓使世世子孫不敢有所改易其深意之思可謂切矣昔者代北釋典隨北魏遷河南者皆華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爲單複而其他遵用夏法若叱立之爲呂力代之爲鮑相貝之爲賈者又不可一二數也雖然豈特是哉中夏亦有之周姬史姒夫何皮之後則以皮爲氏吳公壽夢之後則以壽爲氏樂毅之後則以毅爲氏豈非以名爲氏者乎以名爲氏猶可也有生李下而指李爲姓者有聞伐木作所聲而以所爲姓者有前乎能言而以語兒爲姓者有官高年老棄職歸入省中子孫則以

車爲氏者雖更僕有所不能盡此無他於里無所悰於事有所據先王制禮亦未嘗不與之也今浦君之爲上符古義下合時宜非卓見絕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嗚呼若浦君者不亦君子之道歟子既詳論定姓之因而并述其世系相傳久第使刻馬初中順公南征有功授武畧將軍大都鎮撫前至元末論事忤丞相出爲衢州判官已而換文資任杭州治中階奉訓大夫民皆安其政後以事奪歸杭城靈芝寺左聚景園中面湖背山之陽浦君以圖譜久喪唯恐其事泯泯請附書于末使後裔有所考云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氏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舉字聲者有德於鄉又能與六務

觀公子山而其諸孫湖廣第[illegible]官加[illegible]部郎中林正惠公實以文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孫也[illegible]家學出從名師正儒術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士[illegible]經義合格署通判[illegible]漳州將上以堂記屬予頗悶縣之仁壽鄉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籍纓家亦與澤民同姓[illegible]不通非其族也嘗攜宅一區方建前檐有鳩鳴其上[illegible]之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于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上皆謂復還于始攜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僂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篋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刺刺豕具尊想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酣坐客擊案爲節而歌[illegible]之[illegible]明之君劇劇紆紆曲[illegible]之[illegible]寸鋪鉼繼有賡之名曰新居其遷喬禄其延族姓其[illegible]瀕迤而羊絲於是州邑之間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君有不偶然者澤民回取書中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提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爵禄之来當未艾也駕部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占者之云蓋出於機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爲矯集其門者日益繽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絶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玉

庇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遘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閑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我亦未易叶閭閻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有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尚薦之者浮沉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已任會海内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鑿廒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滑卒不能犯境莫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驩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繒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欲然每以爲未足及　天兵下廣東徼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

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又未幾　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翱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画省長棘儼乎其肅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率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于民凶姦之未弭也我則鋤剗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脩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　聖天子寵眷之深意它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勳業焜耀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

鑾坡後錄　卷十

孟貞墓銘

處州教授吳君妻立氏孟氏孟貞出陽穀立氏世爲名門有諱某者歙挽強命中夜樹火一百步矢一發應弦大藏元至元中從襄愍公唆都帥師平宋辟爲征南元帥府奏差績勞行陣間例可得一官辭遂留居括蒼娶錢塘逯氏生一女即孟貞復以貞爲名始成童輒哭父佐諸兄奉母盡孝以劉向列女傳自隨指貞行者曰期無媿此可矣性恬靜不樂修靡粉黛綺紈之屬悉斥去唯節序稍一御焉同縣吳君世昌字伯京年始加布以明經領江浙行中書文解問右族爭以女歸之不聽聞孟貞爲人乃委禽焉既歸奉尊章和先後一周旋矩矱中無踰節者六親交譽之伯京女兄行有期冠服什器或闕孟貞挈已所有者爲助尊章春秋高內政悉孟貞所治同爨三百指洪纖之費皆入念慮間不後不陋咸安之伯京爲帥海校官孟貞侍姑往而舅留于家海多鮭蛙之屬味頗甘脆孟貞先寄而後奏姑及殷哀傷舅立幾至滅性孟貞視已子與群從中親之子同日聚家塾中執經諷咏蓋服如一人不能辨其親疎至正丙申歲大儉斗米或至錢千道殣相望孟貞縮食以振族姻人尤以爲難壬寅兵游起孟貞避地青田徙少微山中語及兵革每驚怖已而深入周阬林樾翁茂目斷無来人孟貞恒欝欝不樂矯首思西歸得疾不起至正甲辰七月十又五日也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旋葬南明山先十五年十七生二子長公顓字從善今以字行次公顯孫男二維綸女四緑緣繪綉綉先卒孟貞質直無僞不支言咲人有過嘗怒詰之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故僕媵亦無怨者晚唯喜讀易蔥於教子懸燈而坐不至夜分不休伯京宋太常少卿安國之五世孫太常使金被向仁宗而不變節遂知衢州而終伯京以文學紹前人入我

國朝濡起州儒學教授孟貞葬後之八年

當洪武辛亥徙善應州部落以尚書試鑿銓曲日擢編脩翰
林轉工部水部主事歷屯田郎中以事謫廣平府事久與子游乃以從弟朝
列大夫知廣平府事公達所爲大徵予銘嗚呼孟貞雖讀書
予知不敵於蕭紳之家矣孟貞之制行反章章若此者其果
何如哉其果何如銘曰
繁夫人有令姿齊綺紈攻書詩罷空文行必隨一周旋悉中
規協宗姻如春熙施則均忘其私才有爲內政治兵侵興西
東馳心營揣久弗舒竟觀化入於機南明山靈氣滋體魄寧
閟于斯

魏賢妤宋夫人墓銘有序

魏夫人宋氏諱秀英世爲浦圻簪纓家父諱某別號俊齋母
某氏年及笄歸同縣魏君雲瑞奉尊章盡道中外多之君始
卒擗踊哭泣幾欲無生絶酒肉弗御者三載其母沒亦如之
此夫人能孝也魏君族死齊安夫人瞻望弗及含泣遣家子

載柩還或曰屍涉江蛟龍必覆舟曷若焚骨而遵陸乎夫人
曰焚屍之俗起羌胡函夏無是也棄夫體烈焰中逆天孰甚
焉弗聽尋扶櫬歸或又曰櫬辛歸矣然不宜入內陰陽家謂
犯大殺違之不祥夫人曰吾夫也使居干外魂無知則已設
有知能自安乎遽出擁入中堂朝夕哭奠毀瘠弗支此夫人
知禮也里有龔甲客豪族周一家勢鴟張甚襲語周曰魏君
死子絶幼且懦家多良田園吾善效魏君書僞爲質劑示之
無不得者周行其言夫人怒令家子辨於縣官久不直夫人
檢魏君手書數通爲左驗周雖効魏君書終不近事因暴白
此夫人有識也夫人寡居久家益向落悟然能自安嘗立諸
子於庭誨之曰汝父已逝獨老身之存內難未已而外侮又
至一婦人撐支寧得幾何汝兄弟苦學宜嘗熊膽九分陰是
競廢幾有成若豚牧猪奴嬉戲則寸望孤矣諸子因惴惴自
脩此夫人善教也夫人既老諸子卓然有立搆新廬以奉之

含飴弄孫熙熙然自寧君子謂爲若節之享至正庚寅十又二月忽暈眩仆地已而起曰天將不久於人世命舁棺至以水實之恐其有滲漏也又命縣衣衾於楹檐有余悉分之親愛者除夕連飲柿觴談笑自如明日乃辛卯歲元旦夫人出堂上子姓親戚各爲壽畢欣然曰我明日將逝不復與爾輩敵酬矣爲我謝某甥等各強念自愛至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六壽亦足矣雖死何憾語畢而逝其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厝魏君墓左洴卜黃蓋湖東之某山以洪武某年月日遷葬焉夫人之子三人孟季皆仕唯仲子觀顯任近自蘇州守擢參知四川行省政事舉以蘇爲劇郡詔還舊職孫男皆濟濟彬彬其名皆見瀛所撰魏君墓銘茲不書瀛聞死生之際最人之所難雖平日號知道者未免顛倒而錯繆如夫人者乃能炯炯不亂於垂絶之時非其所養之醇確所見之高明得臻爾邪冝其著於群行有大異於人也嗚呼賢哉瀛也不敏與夫人之子觀顯是托將安之夫人猶母而又同出於子姓莫文之厲不於瀛乎瀛因采狀中所列序而銘之

銘曰

伊夫人世簪纓重純慤絶騙矜奉尊童竭敬誠協人紀則天經夫君亡淚泗寘犯長江揭毋旌蛟龍避波濤洞平寘樞車奠兩檟遏羣訛聳衆聽軼鴟張作梟鳴侵吾疆曲我恫辨質劑白狂醒夕難弭內教興九熊騰稽汗青成令倒佐明達享俯祐至高齡齊物我一死生忽坐亡處遺形伊土人衆德弗勤貞石勒休聲

題王義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大樸出示義之野鳧帖且云別右丙寅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信矣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褉敘充為佳絶瀛恨未見之近張伯童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贊頃溪題識宛然居後因嗟嘻喜曰此宛六

撰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宗為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曼然不侔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注書目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自兵僞之辨固自有異乳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畫著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於烏傷伏龍山當是時遐邇學子望風輳湊曾未幾何化荒墟為樓觀易空寺為金碧鍾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師以無能為能不用為用芳蘭生於幽谷而馨香遠聞蒼璧韞於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於遐壤而人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於庸常者歟且禪師在時其弟子嗣詔嘗録其語鋟梓以傳予嘗獲覩之其敷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中不邊在普應之門無

鉏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者抑亦末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録者皆為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鄰上人自幼侍禪師與聞其說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十餘里来徵予序予謂禪師之道見於言語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為然雖之占德其語行于今者多名縉紳為題辭不若是固不足以表正宗之所傳重輕以禪師與予文也因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若固不可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并為撰第上之銘兹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書是圖亦可謂不悖其師法也達年不息休今又改改而為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傳深演密之樂小法其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人合道者從鑒鑒行真實語有

蓋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
為人天師故其德聲洋溢乎
著顯宇畫本非莫罔意若有
心者或未能遽及誠可嘗
蔣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慶
音雖然中師尚勉行其言
徒況其遺墨而已哉

十八大阿羅漢贊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求予贊予謂應真何待贊有贊則
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為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騁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龜乘空盧擾
鉢遊行自有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可怖愕慴氣
成塔諸佼猶事不一而足我問應真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
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
諸應真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禪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
心如良畫師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濡毫間無所不有雖駭
人目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輾轉成妄觀
此卷者頓空諸心心空法空必空見佛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七

余家食時有同門交宣君彥昭為温之平陽判官當報政而歸州之文學掾林成之實護送来浦陽成之以余頗知學也自浦陽謁予金華山中相與講學術異同論風俗淳漓至更闌月落燈熸不得休歸別造四言一章以贈成之既去西東絶不相聞予亦應中書之出仕栖遲　熙朝有從平陽来者輒詢之咸言成之處烟霞泉石間詠詩讀書以為樂予亦為之驩然頗自念相望二千里不知何時與成之盍簪乎今年夏予在南宮忽有踵門而拜者予弗能識之叩其姓氏則成之也嗚呼相別未十年而白髮日益衰矣至熟視良久亦不記其顏兒之真人事之不堪把玩如此可勝嘆哉於是與之坐而慰勞之成之頗述来於予門問詩若文之法予以舊游之梗概成之忽来告曰

小人有母負窶不能存辦朝而烏哺私情懸懸
不能忘昨已請於高堂陳其微忠今將行矣執事其能賜之
其志予告一百日俾迎養於官舍一言乎夫成之為退思先生孟晉考亭夫子高第
世稱十哲之一其家世之誠不忘曹耀為侍儀舍人出入禁省日聞
天顏整肅手鴻班峙立步蝸趨其議榮非他職名所可比今
又奉板輿迎親而來母子怡愉聚於一堂何人不慕豔之亦
何俟予言也無已則有一焉子嘗與成之別後成之學問日新
子則摧落不振四庫之書廢忘者十九視舊相見時若兩人
焉此無他習與志移故也成之宜益自奮勵
毋若予之所為則下不失家世之懿上無負
國家之恩予與成之言者止此而已若夫温之先儒卓然以
學術名家或沈潛性理或有志事功或推明經制大抵與吾

而壞國封為直隸[illegible]本以數計之將六伯焉周為儲胥以養之使[illegible]叶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盈盈綴于枝間舉手攀之[illegible]達於左右遂與子姓来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之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魚沽酒以為親驩珰衣起舞每歌之以宥鰥歌曰我藝我樹其實斯育弗爾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乎樂乎吾以奉吾親只親亦欣欣為之引滿顏然就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祿食遐想前園寤寐不能忘子願為善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為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五土所宜而播種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寖偷鷄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為養者如吾子善於攔倒波隨之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既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貞當保社稷和民人為孝

軟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為明經之學其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為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為之記

送牒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深義理之精奥藂真乘則盪名相之麗跡二者得無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人凡有關於文辭之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熟乘竺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之苟能從事於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牒原師其名為德璿幼學浮屠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遂於善世禪寺充內記之任善世為海內僧伽所宗龍像之一所經瓶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一時緇為極盛牒原非惟稱其職無能近取

遠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一旦浮還東海之上與璩
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為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
辭曰世之學者數矣溺文學者則局以經會馳驟藝苑其流
必外騖而忘返溺苦空者則棖情高蹈遊志踈曠其流必內
躁而失守而以若張若張他適不知正人之從有若璩原其知
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雰乎世間不着世間如環之無
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
用者歟循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為人其知所自重者
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冊粗嘗枝梧三藏玄文頗亦玩索
負誇多闢靡之病無抽關啓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
銷竇之於是天光駿發靈景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為漸門者
設璩原春秋甚富宜達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
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岩壑名聞禁闕璩原嘗師事而
親炙之當以予言質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為璩原告也

弗信君設正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轟然一發輒中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駑戎馬間及
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然曰　聖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文解去
通判汚陽府剸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技刃而有餘地已
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
桃山焉峯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輕盈
如衆羅綿籠覃崖谷如鄰如舞絶可愛玩有時下覆欄宇覺
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悦欲還黃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第以
君恩未報不敢決去徒時髮種種當掛冠而歸與雲為朋姑
以雲中生自號蓋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為物出乎太虚嫩然
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紆徐其興
結而為祥鸞散而為綺霞其文采郁如也及其黮闇黤黮勃鋭馬
長驅雷電為之怵惕而其霖注焉嗚呼雲哉何其有類於君

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繁華者贈勺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為種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卬然而来顧予言曰獨知誦子之文又矣盍為賦雲中酈乎聞君襟韻洒落得喪一歸于天故其顏四時無憂色其歸為雲中也亦宜為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簿之勢輪囷兮復峻嶪層寸而合兮既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渺瀰渺瀰兮雲之歸玄功洪洪兮邈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題山房清思圖

書萱草蘭蕙竹石松梅為一卷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簡道先生云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跋佛頂托盂歌諸文後

穆庵禪師康公耽樂法乘見諸履踐每念先佛以乞食為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尚恐留情未法乃一切悖之而唯脊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盂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末法乃中道速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千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苦脩行獲遇堅牢比丘相與激勵卒超覺門而使彌樓棲陀佛法再興末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識心向道者於是録堅牢石室之偈其一則咏之以已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槩勉人捨妄入真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為慟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君讀斯卷當有蹶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乎亦望之無相居士金華宋濂題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右上虞典史陶府君墓志銘一通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翥仲舉撰集賢大學士嚴國公祿定張養浩公弁篆題孟府君之

子江浙行樞密院管勾漢生將南轅復求歲北行省左丞相臨川危素太朴書後一年太朴還中朝承旨翰林為作烏衣道繪謹寫就會南北道絕附海舶至江南以歸獎生又一年獎生自江浙行省檢校官隆行樞密院都事贈府君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府君之妻趙氏亦贈宜人漢生既奉命書祭告於墓下復欲請仲犖補入誌中而九京不可作矣乃并仲犖舊撰宜人墳記聯為一卷傳示子孫使有所徵焉府君初除大理路儒學教授誌中書為文學掾用省文法也漢生兄宗傳時為江浙行省掾未幾亦轉為台之臨海尹陶氏一門父兄子弟其不墜書詩之業往往知自奮如此宜牒之嬋聯以盖其權輿哉前史官金華宋濂題

茂承齋銘

闕人鄭子尚世惇書詩為良士其父周可君尤能以道自娛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南環植以蒼松鼓髯奮爪儼若蛟龍然掌嘯然嘆曰始者拱把俯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有類於是乎御史鄭公過而嘉焉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乘風御氣游神於冲漠之遠而松固無恙寒光凉翠益翹然發舒子尚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疑悵然其若思已而曰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春悴於秋各繫其逢唯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時而恒青子尚亦善於取譬者已子尚以明經試天官歸教長樂鄉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録趙伯庸來徵予銘銘曰

有松九九兮于彼郊坰來者既續兮作者始零衆悴黄雲兮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繫其榮繼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亢龍澤兮忽役堅貞太史造銘兮勒

於軒楹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渾為弓正始造弓矢寔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孤星世掌其職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骼骼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趯相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寔蕃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故唐初定清河為乙門其所由来者遠矣句容戴亭張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中屢更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為幾世評事生謙三傳至邦寧邦顯邦寀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逢生應珍應蘭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次元英景明景先生應開應熙元英生玉山教諭應辰金壇秋

務副使應麒次應麟應時應麒生一四子遂遷金壇應麟生志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達允隣允達生成景明生應和應和生志穎志穎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雲霓雲霓生天麟天麟生天錫天福天錫生文昌文昱文圭文衆將數百人當科目之興也以五見其棟試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緇佩鏘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繽紛而舒徐人或造之但見其棟宇鱗次術徑交錯於詩書俎豆間竟迷其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氏云先是應和葬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不盡其詳而歿其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予予申屠推官馳未幾又廢於兵文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人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大略來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棄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局

之不見即令史之不設大
慨慷於圖譜之間亦可謂
世遺文裝潢成卷而珍
不為云

曾侍郎像贊

身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迸發也則列仙之儒博
極諸書而守之則約智用群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
較損益於錙銖稽百王之軌典翼一代之鴻圖豈非養德之
腴造道之樞而為國之耆艾邦之蓍龜者乎

盧龍清隱詩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
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汀上之關塞比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
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
本道做子文以記之本道又請月溪之吉古人有云心不

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子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粱
一盂皆寓一盤既適而且
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游塵莫我干也寧非清邪名
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
之同棲其出也漁樵無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
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
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該
其大無不并此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未之能
行也姑就其近以若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不翅一旦暮
何為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縱不橫非東非西
纖如黍珠鴻包玄區火龍因之而飛敲水虎以之而生腴庶
幾騰神紫府吹簫玄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
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蓋幾於知
道者非歟其始也將欲道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

未也又思長生而度世一縱子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偕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僵立無風乃援手歌曰盧龍之山高嶷屼有儒一生兮煉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寥壇紫霞酸仙人兮駕采鸞七星為衣兮夫容為冠鉄笛一聲兮月漫漫擲蟠桃兮下空山歌已二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柰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為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其時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辭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賢俊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韝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贏糧而馳驚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名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翻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儒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為不美矣其問學不為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葉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歸養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

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實曾參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經而講肄之子弟後之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它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為何如哉尚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慕恭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龍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橈傾欹丹堊黝昧若不能支旦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典寧乃登僚案縣令丞暨尚義之士咸集于庭喟然嘆曰

皇帝以神武定四海即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

易為人疏達無凝滯如八聡玲瓏見義勇為雖千萬人不可退所至輒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弼推官趙霖皆弼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為脩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致其詳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墟有川瀰瀰折遵南國匯而東流靈氣中啓渙爛弗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丁艱震烽火相連誰舉一簪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叶虞搶敏翳奎壁吐芒曉我舊公来涖大邦屢形於言我敢迨違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暮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醫為岩巖民醜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行

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如鐵因以為名事夏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惟劉姓出自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事夏孔甲為御龍氏子孫在商更為豕韋氏又更為唐氏至周又更為杜氏杜氏生士蔿為上師因官命氏又更為士氏至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稱劉累之名別姓士會入秦雖復歸於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稱劉累之名別姓劉氏此得姓之所由始凡六更矣自秦歷漢世有其人而劉氏蔓延于四方其在今廬陵者實出於發之後蓋發生舍舍二十餘傳始自長沙遷今廬陵後唐天成間復自金陵遷廬陵之泰和圖譜之家可徵也或謂從彭城徙建業又徙西昌者殆與所聞異辭泰和之傳況與丹雅弟戎皆通文學雅生俊戎生光而絕況生嵩崇嵩生遜遜生堰堰生諒諒生利濟利濟利宿利簡利槩遺胤日滋分為四巨族宋自嘉祐壬寅至寶慶乙酉一百六十四年中舉進士者二十有二自熙寧

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成天下

重修學記

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　帝意乎先哲俾為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寧殿遂廊廈奉明禋靈星之門神道所繇其葺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通于前門吳江霤旋汝其脩之亭踊采芹下臨康衢來將來歌多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整之公言未已吳江令許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庾等頗有意乎書詩尊經之閣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湢橋梁之傾茂率其承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為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于閣者當諭群儒使賦金俾葺唐晟視其後焉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有所屬京若統遂以罰布飲勤而吳縣令胥輔驩然趨功後邑夫畚鍤土繩繩而來事因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于十二月某甲子如暈斯飛如雲斯凝如濤斯湧深沉而蒼清宏麗而詭審一

還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如堵墻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蹂踐為墟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真頴之既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于朝而建是學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掌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猶使人發仁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皐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騶駿欽尚盛矣茍不務出此而摘英搴華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是刻諸石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哉公名覿字扡山通周

丙辰至寶慶丙戌一百五十一年中擢進士第者八授經於庠序聲聲於州縣遐邇相傳以為盛事鄉邦之問推故家文獻者一則曰泰和劉氏二則曰泰和劉氏云況之七葉孫安尉宗回懇世系相傳久而或紊也始重著譜圖一編十一世孫鍔復益廣其未備首譜其宗支次表其世科次輯其遺文而名公鄉之為劉氏作者亦類辭焉通名曰先德録鍔之三子麓崧墅復旁搜曲採倘可入編中者悉謄附焉亦可謂不忘其先者矣崧與瀟為文辭交力以首簡請為序歐陽氏有言曰自受姓命氏以來歷唐虞三代數千載間詩書所紀名有次第豈非譜系傳之百世而不絶歟嗚呼此瀟因嵓之請而重有嘅於斯言也士大夫間孰不曰尊祖而敬宗孰不曰辨同而別異及叩其所自出輒舌彊不能下甚至王父之字有不及知者其所以遠於禽獸者幾希此無它詩書之澤弗加譜牒之修不謹不知玩惕

之弊遂至於此也有若劉氏悟年明訓集其承傳次第垂二
十代支派殊整比可觀非世濟其美而能然邪自時厥後
苟引之而弗替雖至於百世不絕可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
哉抑聰聽劉氏之中利濟則輪蹄衆以給邊餉好先則析獄
不阿人莫敢變或欲鑿硬黃以通漕運復論罷之獨則憫饑
戚輕陌法網而出諸死地今獻則辭近吏白金數然弗之顧
幼文則捐賻帑以紓長沙制帥之難是五君子者其事多可
稱而獨及今獻寔同年進士胡中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為
銘其墓是宜後人之所取法瀹所深望者非持纔脩其譜圖
而已也劉氏之子孫丿慎旃哉崧元名楚至正丙申曾用試
取江西鄉試第二十一名文解今入兵部為職方郎中階奉
議大夫文章政事見重當時人謂其能世其家云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
巧之力釋被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達摩歷舞
於六宗師濟有發於三要照耀今古函蓋乾坤茲其為巨浸
之輿梁作昏衢之燈燭也歟有若悅堂顏公禪師以東嶼正
嫡弘西來大宗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
南屏遂陟雙徑柯大法壇凡四堂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
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
道黑白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露被為多其善誘弗
倦則春氣津津太和襲人也其發蒙撤蔀則翳檻太清冰釋
洪河也其警省振聾則震雷驚聵聵喪厥匕箸也其含弘攝受
則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
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
假言辭第實際者真道豈不在於斯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
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為方外交而禪師受度婆之寶
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故緣契實繫中情禪師上首南峯瑾

公得法寔蚤乃出四會語俾題首簡予竊聞之入奥室者能
探於幽窔升危岑者於冥崖松月大師印公禪林之獅
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一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賢知賢蓋叫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
矩度究其遺轍足證新功是録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於語
言之外者乎

栴檀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引

栴檀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皆西天譯經三
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奉詔所譯其在法藏
與瑜珈大教王經凡二十七等同車輦字函中功德所被或
療惡疾或救海難或出生際諸鬼趣資以解脫誠心求之
不應感盖我如来大誓願故神通力故慈憫有情故一切
頃即能成就無邊殊勝經言可信真實不虛天界沙門大初
肇公信之爲尤力於是命工鏤梓以廣流通介其同抱一

桂公微瀾引其首大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無内無
外苟欲繪畫而贊咏之非愚則惑矣姑書其槩以起讀者之
信心云

攻天台朱府君震楊門表

孝乎之於親昌肖有紀極哉唯恐其毫髮謭懿行不暴白於後
世也件繫群事既有狀矣是以昭下人人又有玄堂之銘銘
比狀著矣又有門上之表焉盖辭之重複者事必着甚哉孝
子之心其有所愧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
既請縣大夫前進士孤注氏為之銘其二孫本業儒以爲未
足復表微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乎乃按狀而書之
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妙年采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
史希述其遠祖也隋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爲宣撫司其官始
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嶷而深沈豐
厚而敏慧自爲童丱時風度警邵然野鶴之在鷄群見者

莫不異之及游鄉校掃齋群書經食芳而澈眎玄然若有所得
且曰古者爲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爲或慮其有不正也
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能若指掌摘
譬鉢心劇腎於辭章間陋之陋皆也曰是撫世酬物一出於
正而異端無實之統了若不經意事必毋輒盡其孝奉與毋
之凡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事有恩及其蚤捐
館舍諸孤貧喪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塟
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植焉夫妻相敬如賓自委
禽至娶白無反目之失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訝事紛華靡麗
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廬井曲盡人情不以
貴富賤貧而爲薄厚踈數春秋享祀必躬其先儀文並備家禮弗降
號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爲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
帶孝倏顏色供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
藝鞠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命金錢纍纍然布柔條間府君熟
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酬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鞠誠吾良友
吾殆托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薦善時出鎮于台聞府君有
賢行將剡薦于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
何爲哉達公亦不敢彊未幾遘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
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于今日非爲仰不媿俯不
作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踐爾
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
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
府君曾祖懋宗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
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吕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二公立公
成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六木松棠業棟
楫木業即來謁文者孫女一歸吕志尹卒後常其年月日葬
于縣東一里馬鬣衰山霞鴈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
其功名炬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

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乎流遠矣平淳熙一本乎真誠而爲頌頌有若府君之行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紫阡以爲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禁林獨善扶世之計而所懼者予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內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棄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覩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不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爲表

題劉氏官誥後

宋誥太氏沿襲于唐唐初以紙黃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始易爲綾其制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所以異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夫蓋大夫乃秦官取掌議論之義漢署太中大夫歷代因之而不廢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夫若中奉之階始置於大觀間而古制則無之也中奉六世孫剛久從予游持誥來求題予見名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剛則能實此於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故畧據所見以告之同郡宋濂記